續二

桐溪集

七

桐溪先生續集卷之二

傳

成石谷傳

石谷者成上舍彭年之號而頤翁其字也自少才氣出衆不頫提撕而嶄然見頭角中甲子司馬兩試聲名益以振遊學泮中泮中諸儒未能或之先也然而力學古文務去陳言而不襲時文體制故不利於科塲與夫操瑟立齊門者何異晚乃收蹤反服不求聞達專以養親觀書爲事母夫人少有疾病則容色憔悴跬步不離藥餌精當滫瀡備至嘗作祈禱之文顧

以身代辭意懇到可格神明送終之誠也情文俱到
祭祀之忠也懿善不違與姊妹相愛怡怡人無間言
平居非有故未嘗出入杜門端居劬探經史百子剖
析精微咀嚼膏腴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聰明強
記一覽不忘博極羣書皆得其歸趣至於醫藥卜筮
山經地誌無不涉獵而窮討焉賦性嚴毅制行峻潔
身長骨秀神彩灑落比如鸞停而鵠峙也玉栗而山
聳也又如清水出芙蓉而秋鷹架高樓也時俗鄙俚
之言不發諸口委巷汚賤之行不接於身非其人也
雖與之同座不肯強意開款所謂今人與居而古人

與稽者非公之謂歟然而口不言人過絶無驕矜自
尊之心故雖趨向不同而怨是用希盖公之資禀旣
異而又得親灸於葛川林先生之門澡身浴德文之
以孝弟之行養之以冲澹之趣者豈無所自而然哉
於詩用力專久尤長於排律雄渾清高如其爲人筆
法遒勁得於右軍者爲多每遇勝日有好懷負手松
陰之下濯纓巖流之上吟哦古詩氣調清壯若非塵
世中物也倚醉賦詩水涌山出乘興落筆風飛雨走
浩浩高歌林木欲動蹲蹲慢舞有如老鶴翩翩倚雲
霄也噫如公者可謂間氣人也以其才則足以笙鏞

乎治道以其志則可以激濁而揚淸金藏玉隱未爲
造物者所識終爲澤而不爲川惜也然而公之所以
自樂於心者不以是而有所加損焉則豈可以自外
至者爲公之得失哉蘊年未弱冠出入門庭親承謦
蒙之誨每聽其講說之旨則如客之得歸也如寐者
之得叫喚而覺也如迷道者之得坦路也蘊之得有
今日公之力盖多焉公之著述遺失殆盡進不得有
爲於時退無以垂言於後余懼其泯泯無所傳敢記
其所聞見庶使後之人聞風而興起云爾公昌寧人
生於嘉靖庚子卒於萬曆甲午有子三人皆業儒能

世其家云

趙孤山傳

先君子選於鄕得友數三人孤山趙公則其一也公之事親居喪皆在縕未省事之前雖知其必有可稱之實而不可以臆說形容之第聞公之遭母喪先君子亦在憂中聞公毁幾滅性貽書勸食羹菜公見其書曰此友有言何敢不從卽進糝羹頓以得甦以此觀之公過哀致毁之誠友朋相信之篤槩可想見矣且以吾所觀於公者言之其性温而剛其氣和而直聽其言侃侃乎其辨也觀其貌勿勿乎其信也擧止

閒雅襟韻疏暢涇渭不渾是非得正好惡不差善惡
自別明事理多才幹常曰吾儕輩中若責以臨民治
事之任則吾不讓於人人亦許其自知之明焉宅心
平易而不艱險接物坦夷而無藩籬一弟一妹友愛
篤至與朋友交信而有義常與先君子終日相對未
嘗以慢辭褻語相侵加真所謂久而能敬者也雅有
高趣窮山討水動與先君子偕焉每遇佳處逍遙忘
返若將遺世者然時會溪堂連枕而卧明月滿溪清
風入戶公乘興發歌音韻鏗鏘若出金石能使人發
感歎孤山之下臨流築小亭與嶧陽杏亭相望公沒

之後先君子有詩云山下亭通水上亭時時相望暗傳情如今無復水亭望獨立山亭霣涕零生前相愛之情死後追悼之懷此一詩盡之矣公之卒適値飢饉之餘人失恒心不知弔哭之爲義於其葬也鄰戚鄕友無一人往見者獨先君子臨穴哭之慟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者非耶蘊雖藐然一後生公常器重之因事稱許者不一而足追思至今言若在耳顧無以承當期望之意而反傷藻鑑之明可歎也已公諱孝惇字行源長先君子一年得年五十七縣監朴公惺嶺中高士也一見公知其爲有道卽許以知心之友

常以不能救公之厄爲平生大恨云

柳申溪傳

公姓柳諱世漢字大源爲人溫厚慈良拙於營爲平生無忿厲之色鄙悖之言善書法筆畫活動遒健尤工草隸運筆神速風飛雨驟莫測其端倪當其時蘊無所見識不知其書之爲珍貴到今思之恨不能多受真筆以爲寶玩也宅邊有溪發源於金猿山下公搆堂其上扁曰申溪亭着道冠被麻衣日靜處乎其中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或坐茂樹或濯清泉以自樂其於一切世味泊如也晚得中風症言語不通沉綿

數歲而卒噫公自早歲習舉子業雖捷鄉解竟屈南
宮有此筆法之奇而不見知於人家無幹蠱之託遺
業爲他姓所有惜夫

昔柳子厚作先友記錄其姓名與其實跡以明其
父取友端余之立三傳亦此意也先君子於鄉人
相與爲友者固多而終始莫逆則在此三公者矣
故謹述其言行梗槩弁錄於先君子行狀之後或
曰三傳所記詳略不同何歟曰人之行跡固有可
記與不必記者而吾所聞見亦不容不異焉余於
石谷出入受業故竊窺其門墻而得其詳孤山雖

未有受業之益而得於觀感者爲多至於申溪則其行事之實有不可得而聞者雖欲不略得乎雖然略者固可憾矣詳者亦必未詳也後之覽者各以所知增益之庶乎其無欠闕矣戊午春三月初吉書于栫棘中

八溪鄭希周傳

余有賢侄曰昌世者希周其字也生而穎悟先君將出外失靴所在求不得希周以手指之就求始得之蓋程伯子指釵之年也先君甚以爲奇年五時已入學迎刄而解不煩提撕九歲失所恃悲毁如成人過

再朞不食肉者又三年先君慮其羸弱致傷多般泣
勸始食之誠孝之得於天者如此性拙而靜不喜嬉
遊言寡而謹不發躁妄行恭而方不見麤鄙氣清貌
秀望之如玉潔冰清自始學至大成耽嗜書籍注意
鑽刻不待榎楚之威而能如芻豢之悅口幽居靜處
兀然對卷手披口吟欲罷不能雖在芬華波蕩之中
亦不爲閒冗之談盖其性然也以此文詞日益進大
有聲於世年任戴冠累捷發解再魁都會一時儕輩
之以文鳴者皆自以不及居家醇醇執子弟禮惟謹
言無慢色無忤上自大父母下至諸父事之如一人

無間言其與友交若婦女而端重自飾不設戲慢之容故人愛而不敢侮焉聰明過人凡一經於耳目者輒不忘博覽經史洞達古今與余從事舉場屢矣考官出題改易頻數而皆知其所自出問之應口對無疑老生宿儒皆服其聰敏歲在戊申春隨余上洛將覲國光適値鄭相國之疏朝議洶洶禍將叵測門生之欲爲伸救者恟於兇焰懷疏至闕下旋欲散去希周毅然折之曰到此還散必爲藉口之資何忍爲此諸畏恟者不獲已勉從士論賴以不敗平居體不勝衣而臨事剛凌截然不可犯者類如此噫使汝達而

行世則必不違道窮而在下則必不失義才高不少試行不顯於世而鵬程未風蕙質先摧時耶命耶造物者爲之耶汝禀質殘弱叻書過苦得病盖由於此數歲沉綿之餘猶不忍釋卷叔父訶禁乃止屬纊之日精神益茂言語不錯斥去妻兒使親故扶持悠然而逝平生定力到此可知老夫於汝名雖叔侄情實父子其於儒業汝早我晩動必相隨筆硯與之同凡古今得失人物賢否曁當今之事可是可非者必相與商確質問要之有歸宿而止焉非但叔不得以侄之反有質於汝者居多焉粤自庚戌以後誤出仕路

在家日少汝死也汝葬也初朞也再朞也皆不得哭焉聞汝將死念我不置慘慘語在口不絶汝能父我我不能子汝明幽兩間負此良侄嗚呼痛哉家兄嘗謂余曰吾子有才行而未達且未壽將泯泯無所傳汝其一言以圖不朽余承命久矣第以拔筆有日文鋒已澁常期投紱丐閒復理舊所讀庶不負愛之斯錄之義矣不意事與心違今爲窮途之因常恐一朝溘然終孤家兄之望故援筆而錄其槩希周之死在萬曆辛亥距生之年二十七歲無嗣子只有二女噫天之窮汝一何至此哉

鄭義士傳

義士諱庸名雖武人常有士君子志操壬辰亂時以老未有所屬聞金沔起兵慷慨言當此急難雖老豈可退坐赴沔陣中沔義之常置左右與謀軍事其信重加於參謀士子每接戰時戒之曰子老矣愼勿赴敵庸不聽常突擊先登勇出諸軍沔常稱之曰忠義人也條其功勞聞于 朝乃差爲聞慶假倅庸力辭曰吾武人討敵是其任字牧非所能竟不就職沔益重之及沔卒歸兵使崔慶會當晋州守城時慶會憐其老解使歸家庸以臨亂退去爲不義區處家事與

家人相誌竟死城中

記

鄉射堂重修記

萬曆乙卯春鄉友吳君而涑以書抵海中曰鄉堂始克重建子其記之余僇人也何敢以文字援於人旣而私自解曰一鄉私也非公也吳君遠有請其可以辭古者以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鄉有長以旌善禁慝焉卽今之鄉有司也上以耳目邑宰下以糾正民風得其人則官無事民不病不得其人則官以之凋民以之瘵其爲任厥惟艱哉是以列邑重其選名其

所處之堂曰鄕射盖取古人飮射之義也吾鄕舊有
堂在東閣之東光風樓之下其制甚備粤在丁酉兵
火爲之假設草舍於舊址之西百許步架漏度日且
有年紀堂階不尊出入無防鄕風衰替故老咨嗟今
有司娥林劉君信甲首陽吳君德溢八溪鄭君仁慶
慨然相與謀曰前之爲任者視此堂如傳舍莫肯用
意經營吾儕因循又不圖罰其可逃譏以克合乃就
新卜鳩材擧役維月同日工告訖功間架之數制作
之形雖不可還度水𣽎𣽎循除鳴山兀兀右擁左翼
者則可以神會而得之向之不尊者儼然無防者截

然飲射讀法慶老講信優優乎其有容焉三君用心
斯亦勤矣既又以一言遠于諗之曰任無大小鄉國
一體鄉之積者爲國任之小而可大未有能任於鄉
而不能任於國者矣如使爲是任者不失其身勵其
淸白公正之心戒其貪汚謏佞之習則上有所憚下
有所畏行乎鄉里綽有餘裕擧而措之何往而不自
得哉不然惟身之利是圖其不爲鄉里之賤棄也幾
希矣三君盖鄉之望也其能爲前之爲而不爲後之
可羞者審矣倘以此語揭諸壁間使後之繼入斯堂
者得以觀省於無窮焉則不亦幸乎是歲首夏之初

吉

序

大靜縣官案序

縣之爲縣迨今數百年矣先生案之作始見於今日何歟曰非作於今日也盖自古傳來者久焉而今倅特因而修改之耳述之云耳豈曰作之云乎曰然前所謂案者非公案乃下吏私記也書姓名則只取音同而不辨眞僞記年月則前後乖舛而無所取徵麁紙胡書固不足道也會何案之有哉倅之爲政于今三年政淸恩行百廢俱興乃取此錄易而新之字之

訛者改之時之舛者正之遺焉而補之略焉而詳之
鮮粧而貢其外精冩而修其内展而觀之宛然一案
史也如斯然後方可謂之先生案而人雖曰不作吾
必謂之作矣嗚呼自俞侯至成侯凡八十餘人而賢
愚善惡不能掩於流傳之口耳故披案指點者莫不
曰某也仁某也暴某也清某也汚而寄褒貶於無窮
則登名于案者其不惕然於中乎使後之繼今者能
以仁者爲法而暴者爲戒淸者爲師而汚者爲懼則
先生案之作夫豈徒哉而成侯之惠此邦不止於一
時而已斯可志也已未春二月丙寅

西澗小樓題詠序

右七言小詩二十八首乃西澗所唱而諸賢所和也西澗鑿方塘搆小堂旣成而斗酒熟矣以詩三篇走猿鶴邀佳賓而落之綠樹濃陰淸流有聲山雲一帶時往來于其間矣酒半酣各拈闘思吟成三絕大抵皆述西澗之志也嗚呼詩者所以言志也詩而不能言志則雖有雕篆之工月露之華亦奚足觀哉三百之篇會經造化之筆而閭巷間鄙俚淫褻之詞皆存而不刪者非取其性情之正也乃取其言志也盖人莫不有其志有志而達於言辭者鮮矣况詩者言之

精也比之言辭難易百倍而把筆一吟能使心意了然於手下而觀之者亦莫不知其志之所在詩至於此無復加矣今觀諸篇雖不無工拙之可言而皆即其所見述其所懷新堂風致形容妙矣西澗趣味發明盡矣若使此詩行於世則雖不登此堂而可以領得其爲形雖不見西澗而可以想見其爲人矣然則詩之不可無而亦不可易視也如是夫噫士之生斯世也豈若匏瓜也然哉出而兼濟乃其志也而懷道抱學守屈窮閻者有如西澗則豈非吾徒之所當慨歎者也惜乎諸賢之言志而不一及之也余既幸其

韻又從而序之

祭文

祭李希雍文

嗚呼哀哉行修而備入孝出悌肥家之方祭敬喪哀奉先之節推誠接物削去畦畛凡愛親仁樂道人善身安義命慕絕利榮以余觀公未學未信將期仁壽公則有之一疾沉綿云胡不淑鄉無善士巷無居人若予鈍愚早被知許通家相好情若天倫薄宦年來會合亦濶當公病革余客于京千里承凶歎聲嗚咽日月流邁已卜新岡術忌之拘又未執紼兩負生死

淚愧幽明今宵屋樑最是寒月如何勿慟一別千秋不昧者存庶歆情酌

祭文剛哉必陽文

惟靈停鸞之姿美玉其質趨庭有聞嶄然頭角溫恭端雅克肖厥德將期奮迅以振家聲如何鳳兒未飛摧翎善無餘慶仁不必壽高堂景暮黃口猶鷇舍而不顧君何忍鼓老夫於世間人不多心誠愛重在君靡他君亦不鄙屢枉窮谷猥托先誌未始不諾衰懶遷延奄遭鉅創幽明之間負此重望當聞君訃奄制未闋追夫郎幽又值祭吉歛未摩棺窆不臨穴挽歌

之索攜草未及雖緣牽掣愧負平昔日月如流祥期
再迫最晚一哭代以豚犬聲借情眞庶歆薄奠

行狀

松圃李公行狀

公姓李氏諱逸老字晦叟號松圃陜川人新羅開國
功臣謁平後有諱敢麗朝官獻納舍人寶文閣直提
學昇平伯麗訖改名致入杜門洞我 朝屢徵掌令
奉國贊成事不起寔公六世祖也曾祖諱繼長 贈
兵曹判書祖諱世琳大司諫考諱敦 贈參議妣夫
人全州柳氏縣監灝女淑美貞懿萬曆戊寅公生生

而異凡庚子與弟逸彦連璧司馬自少有倜儻奇偉之志每當古人忠義處則未嘗不三復發歎興慕事親盡其職處兄弟友愛眠食不相離以節義相勉勵日事吟哦與姜睡隱權石洲諸公迭相推許唱酬詩集多矣當光海癸丑進士偉卿掌令造詡倡發完論公發憤曰彜倫斁矣　宗社亾矣我祖宗數百年士氣正謂今日也夫春秋之義君讐國賊人得而誅之則我輩生亦何爲謂伯氏夷山公曰親老在堂兄宜終養弟當不敢有其身而爲國討賊則吾兄弟各全忠孝不亦可乎夷山公喟然歎曰當仁不讓雖有聖

訓賢弟之言若此豈無感於心乎爾其勉之公乃身冒萬死持斧詣闕抗陳危疏極請討兇兇徒鼎沸固請重辟公終無危懼之心益切忠悃之志即遣黑山島栫棘行至謫所因賦行錄詠懷百四韻詩以寓憂國戀君之衷也其詩略曰白首客京華青衫困一方直道愧非栁二點移星霜一念懸 君親眼穿三角山忠孝百年心蹉跎向誰說其餘詳載詩集每吟頻登望北樓之句以寓懷也癸亥 仁廟改玉公宥還除 宗廟奉事逮丙子虜變公以分朝陪 廟社主入沁都與金仙源李竹窓李東川諸公辛勤顛沛忘

身扶護東山公携家眷同入一瞥之間虜騎搶掠人皆鼠竄龜縮望風偸生時姻親李俊培艤船而謂公兄弟曰事已急矣即上吾船相與圖生公嚴斥曰今日臣子何忍出此言耶國步艱難生將安歸死亦難瞑主辱臣死義也男女同船非禮也顧謂東山公曰吾以世祿之臣一死報國是其職耳況忠孝二字吾家所傳而泰山鴻毛孰輕孰重同事守臣鄭孝誠尹烇洪命亨金益謙柳順長諸公相對涕泣曰明公雖得萬古令名將置 宗社於何地也公即援佩刀斫指血書一絶曰北虜渡江勢已深守臣何面更何心

美人消息憑誰問劍上飛魂可往尋郎自引松亭浦其夫人趙氏亦曰情同百年義共一死夫死於國妾死於夫潔身同歸實所甘心其伯氏東山公與兄嫂朴氏同時以從乃丁丑正月二十三日也其夏五月守臣尹復之狀 聞贈司憲府持平事載尊周錄公之子星后泣血曰孤之父兄弟節義有不可湮沒踵余門而求余以拙辭謹據行錄而略叙以待後之君子贊曰漢山蒼蒼漢水洋洋名與之高聲與之長聯芳并美節義成四嗟公一門流慶千禩

墓碣

陶村曺公墓碣銘 并序

天啓四年十二月甲子通訓大夫大丘都護府使曺公以疾終于家後十年其配淑人李氏亦歿其孤挺立累然服衰來問銘於八溪鄭蘊蘊幸得交父子間不敢辭公諱應仁字善伯號陶村其先昌寧人自新羅遠有代序入高麗有諱謙尚太祖女德宮公主寔爲鼻祖厥後聯拜平章者八世至我 朝益蕃昌代有聞人有諱繼衡官戶曹參判是公之曾祖是生諱彥弘校尉是生諱夢吉 贈承旨承旨娶平山申氏卽高麗壯節公崇謙之後故徵士松溪先生諱李誠

之女松溪與南冥曺先生植黃江李先生希顏爲道
義交世謂嶺中三高以嘉靖丙辰五月十六日生公
于陜川之心妙村年在齠齔氣度已成承旨公卽世
尚幼也其戚容哀號有非童子所能者弔者異之後
丁母夫人憂廬墓終喪葬祭皆以禮士友稱之始從
姊婿金公聃壽學仍得謁寒岡鄭先生先生一見知
其爲善士授大學章句卒業而歸其所與交皆一時
名流由是學益明文益進尤長於史學其於古今治
亂人物出處了了如眼前事以餘力事舉子業累捷
發解竟屈南宮遂收蹤不復應中身也嫡妹宗姻之

子有孤而失學者收教之有貧不能婚者助之資內外親無疎近因亂流漂者皆家歸之全活甚多焉己亥初授尚衣院別提不赴丁未又拜 王子師傅遂就職教三 王子 宣廟賓天解歸且三年旋拜瓦署別提后滿陞拜工曹佐郎俄移司僕寺主簿僅閱月出守山陰縣未幾以事去官壬子又起令龍潭縣奉公臨民一以誠信居四載治常爲最乙卯陞拜溫陽郡守治之如龍縣之爲而介厲加焉時諸宮家奪民田之弊遍國中有稱東宮人者聚數百入其境攘占甚廣公乃捕繫之仍馳書與宮僚曰我臣民戴

東宮仁聞久矣今也縱私人奪民田諸公職輔導其不能救歟宮僚乃進書于 書筵即下令辜其人還其田溫民得免其害始溫俗有校生外士之別守聖廟執籩豆者皆耒耟之子名外士者皆奴視之足跡未嘗入校門公慨然曰是何等弊習也吾必有以導之每當春秋釋菜必躬親行之不懈盆虔諸生駿奔宿弊丕變由是又進敆拜大丘府使府在營下責應多門號令煩劇公處之優閒革弊蘇殘非一二數居無何適會鄭造按道公即有去志而已被其齮齕乃以事誣啓拘 王獄半年事得解自此歸卧田廬益

無意於世卒以此終年六十有九公爲人性行純美氣貌淸和樂道人之善如自己出行己接物務以忠厚爲心與人語怡怡若無所不可而至見其非誤則峻辭以責之故人皆畏而愛之見其鄭仁弘行事不正萬端矯揉欲納無過之地先知爾瞻之奸言其當絶而終不能動其聽迨其末年遭國家倫紀之變倣得大狼狽公遂斂跡而退投書而絶然其被逮受戮也公爲之哭賻不廢平生之義公之所存益可見矣公娶全義李氏高麗太師諱棹之後也曾祖諱昌渝掌令祖諱公輔縣監考諱得賁軍資監正監正娶江

陽李氏節度使允儉之孫判官希顔之女是所謂黃
江先生者也淑人生長法門德行淑嘉奉姑孝事夫
順有倫五人俱先歿以先隧無碣爲平生恨募工竪
石費皆出已每當忌辰節祀備物别奠歲以爲常歿
於崇禎癸酉九月六日距生之年七十七歲葬于吾
道山東麓酉坐卯向之原與公同兆而異域公有子
男三人女二人長曰挺立掌令次曰挺生文科正言
次曰挺英武科宣傳官女長適監察尹時男次適士
人尹正辟挺立有子女十人長曰時亮生員次曰時
胤長女嫁爲宣傳官李敏發妻次嫁爲士人李瓛妻

其次幼挺生有子女七人長曰時逸文科佐郎次曰時遠時達皆幼長女適士人權克履餘皆幼挺英早歿無嗣尹時男亦無后尹正辟有子女四人長曰喜次曰志女適士人權克頤次幼內外孫若曾男女凡三十人嗚呼公承世族之後又積善于躬及公之存子孫多已顯且其衆多如此盖必發其在於斯乎是爲之銘銘曰惟公之系遠自羅世入麗尢大九代平章至我　國朝厥聲彌昌其遷于南自公皇考世德之畜公應其報公生而異幼能哀喪早從師友詩禮之場　宣廟嘉乃俾傅三子開迪有方夙挾處事入

翔郎署出宰郡邑在所治著頌石屹立遭時險巇獨
脫危機謂享遐筭胡至於斯惟其子孫旣衆且顯仁
後之理可證非舛有如不信考此銘撰

奉直郎全公墓碣銘

公姓全諱轍字子由四樂亭其號也貫旌善高麗太
師忠烈公諱以甲之後中世有聞人有諱曰遇和提
學曰貴參贊曰五倫判書公號採薇諱守恭通政大
夫寔公之考祖諱由義蔭縣監曾祖諱孟謙蔭郡守
公生於成化十七年辛丑正月二十一日卒於嘉靖
三十七年戊午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八以是年十

月十二日窆于金寺山辛坐之原配恭人鄭氏副司勇純女亦晉陽大姓版圖判書仁得之六世孫也生二男長士英次士雄士英娶忠義衛鄭成璉女生二男三女長曰琮內禁衛　贈工曹參議次曰瑛琮有一男一女時望也徐恒也瑛有一男一女時若也呂光立也女長適李枰生三男一女男應薰應蘭應蕙也女李春秀也次女適李應真生一男一女忠卿其男也曺崑壽其女也次女適部將李承後生二男一女長晛參奉次曒女判官李順楨士雄　贈通政大夫刑曹參議娶參奉盧祐女生四男曰珩曰瑀曰琚

曰璜一女金復慶行通政其子曰時暘直長女察訪鄭惟恍瑀之子曰時旭琚有三男一女皆幼璜直長有一女同知鄭賀男其婿復慶之子曰瑛曾玄孫內外男女無慮三十餘人何其盛歟公之孫珩將圖竪石錄示行蹟曰公孝友於家睦于鄰里以令子孫之衆多想見公之德則斯言信矣是爲銘曰鬱鬱松栢金山之麓負陰抱陽我公之宅振振後昆餘慶之發一片斯石不朽之跡

附錄

輓詩　　趙絅

西戎恣虎呑周室日以微王帛走咸陽諸侯安敢
違燕齊既屈伏邯鄲又被圍辯士結其舌俠客約
於咸魯連何爲者獨覺帝秦非匹士輕一羽蹈海
誰汝哀其言雖若愚其義動九垓夫子作春秋攘
夷力大哉此人知此道千載嶽崔嵬我把魯連篇
遙翫桐溪老後人知不知灑血向蒼昊

又　李濱

辟立看千仞平生直道行忘身扶社稷瀝血祀雷
霆寰鼠逐三危險彝倫萬古明何神不救護惟帝鑑
忠誠蔚啓亨嘉會優承拔擢榮蒼黃扈　大駕懔

慨守孤城　主辱息臣死時危覺命輕踈慵元寡合肝膽獨相傾半世同心跡窮途若弟兄范張濱結契李杜愧齊名奄隔人間面將期地下迎東韓收正氣北漠振風聲却憶升堂拜應多托後情腰間佩刀在無復贈離亭

又　姜大遂

光嶽扶輿氣於人鍾我公洪濤砥柱立瀛海客途窮宇宙氛仍豁君臣契更融危言動紫極直道罄丹衷逆境遭何屢孤忠事可恫從容蹈白刃肝膽質蒼穹含去方知學全歸未愧終嗟賢蛇在歲瘁

國鳳藏空斗轉河斜夜山高水遠風清溪映淚睫
扶鼎古今桐

又　劉敬甲

先生南紀三朝德業崇功高扶社稷道合契昭
融正議排霜雪危言動華戎平生無愧怍千載作
師宗

又　姜澔

先生天下士節義凌松篁雙眸轉秋水神彩映朝
陽結髮學古道上君白玉堂東朝見廢日諫疏
挾飛霜蛟鰐垂涎地性命輕一羽甘心色不動正

氣撗秋宇中興忽鼎革新詔飛海棘歸來　聖明
朝凜凜秋一鶚平生寸心赤補天鍊五色㡣頭蹈
漢月銕鳳問丹極珠玉走毳幕紛紛爭帝秦孤城
氣悽愴八彩帶腥塵先生揮雪涕獨立憤忠烈封
章借一戰復見𦏁史筆魯連蹈海後高風今尚存
其里數壘山環作周乾坤東韓三百年彝倫賴不
滅周斗未云酌桊眷遽爾輟樑摧大厦傾鰲去三
山沒斯文失所依牢落吾安倣堂堂寧復有痛哭
埋黃壤

又　徐翻

隱轔德裕山揭然國之望天覆地又載知功大且
壯有似魯仲連蹲蹲蹈海狀靑嶂出雲中澹庵與
相尚嗚呼天不吊山頹人誰仰

又　李壽禧

曾於皇考許心知小子承顏復幾時百歲自期依
泰嶽一朝誰料失蓍龜忠言直節人爭仰正學奇
功世莫窺瞻拜德容難再得臨風非獨哭吾私

又　林眞忍

純剛正氣鍾先生鐵石肝腸雪月精家世孝慈曾
盡性淵源詩禮早趍庭綱常日炳耽濵潤節義霜

嚴漢當擴筭了古今天下士魯連何獨擅高名

又　禹汝楙

白鷄殘夢去年酣忽忽人間七十三氣作山河壯西北名爭日月滿東南鄭玄儀禮家兒在唐介疏章國史談豈獨儒林紛雨泣天添朔雪灑猿潭

又　鄭以道

身繫安危數十齡莊嚴風彩動朝廷格言凜凜人爭服正論堂堂世共驚萬古綱常光竹帛半生行止質神明可憐一片孤山土埋却忠賢未死精

又　曺時亮

曾捫北斗樹旌旗孝悌忠誠兩得之東國先生今
在此西州豪傑復從誰中天日月高明潔大地山
河正氣微莫道音容泉下隔雪中猶待歲寒姿

又　　　　　　　　　李㟪

德裕山高釀靈異鍾精淑氣生氤氳葛川嶧陽水
南北一脉來自春風溫就中桐溪大君子星斗于
天吾道南鳳雛驥子生有種可見青出青於藍往
者許國登臺省風力正摧千人軍麟膠鳳觜殷陞
上大計要須堯舜君直道不容小朝廷路指鬼門
幽且夐烏誠天末白雲思葵向危樓北宸逈生民

塗炭十年餘曆數傾否歸神聖窮溟驚蟄雨露新
五采丹鵲雲間飛明辰遭遇母子同忠孝君親家
國而蘇仙風采襯玉色賈生文藻暎當時平生忠
直舌不柔一代瞻聆咸畏忌邦家三百正倫紀天
地神人合感喜國運不幸歲丙子痛哭箕封棄禮
義君臣揮淚宋南渡全蜀臨危誰北地老奸賣國
眩國是屈辱王靈今若是抗章瀝血能幾人一榻
庭中惟一二孔訓殺身曾已凌遲宛都緣天悔悟
金猿山前鶴洞裏蹈海清風繼千古櫪馬俄驚巷
有哭眷不相杵蜀婦髽孤忠大節宇宙間正氣綱

常應不磨我來三呌崇禎年坐對泉中鐵鉞明靜
想儀形不可覩瞻仰但覺長虹精悲來乎魯連文
山未死心結爲雷霆天外鳴

又 李應白

皇降斯賢豈偶然三韓正氣賴延綿尺章萬古扶
倫紀寸刃孤城聳列貟大義高名懸北斗貞忠偉
節照南天虹橋彩滅將安仰忍淚長吟魯連篇

又 劉希道

德裕山佳秀猿溪水麗奇天將降大任公乃起南
陲付畀斯爲重沉潛不自疲文章山韞彩儀表玉

無玼鴻寶寧全秘丹梯早追隨方冠試越用珍髦
鬻戎資燕石珠方渾齊竽瑟不安天綱將墮地人
紀孰扶持呼閶秋霜烈封章白日垂薰猶難可合
冰炭竟相違貝錦無停織朱絃有斷絲形容枯海
曲歲月暮湘纍天道由來復風雲亦有時委蛇喉
舌地沐浴鳳凰池禁液經綸手銀臺補袞恩專城
初製錦方面又褰帷寵渥營闈溢榮光泉路遺宸
情雖密勿賢路亦嶇崎爰立人將倚調梅世莫知
焚藁志未凌孔棘事纏羅亶父辭邠土旄頭俯漢
淆乾坤嗟已矣繻葛竟何為澹庵章雖切東窓日

奈齡尊周事大謬蹈海跡愈危立脚其如許斯文舍此誰入山遺世事披髮對軒羲幾灑傷時淚猶多戀闕悲儒林方倚斗廊廟已無著勳業銘諸鼎篇章賁幾碑非徒邦國痛溟自哭吾私

祭文

安義鄉校祭文

鄉人劉弘甲 林真懿 鄭昌弼 慶榮 男林真悳 愼景稷 劉玨 龍鄭師古 林汝捷

嗚呼哀哉一氣磅礴萬古長存地維以立天柱以尊此氣之直先生得之此氣之正先生養之初無限量可塞天地亦既襯貼曰此道義確乎不拔義

易金矢勿欺而犯會論如矢袖中何有綱常一筆
霜生血疏鬼泣壯烈投荒職分鼎鑊飴蜜輕似葉
身重於山名天涯地角素位而行平地坎窞終始
一節時事干戈熊掌我欲胡銓之心縱不求活秀
實之芻只自開直一病緣憂某里雲壑牀頭五經
食前三韭名利付答是非添嘔身三畝居心千古
上卽之也溫儼然人望盖斗南一無國士雙昔我
安縣今爲鄭鄉爭覩人瑞有所矜式謂宜仁賢五
福一曰龍蛇一夢奄此起起眼前今古飄花逝水
儒林不幸邦國殄瘁念我鄉人若老若稚環顧其

中雖極倀倀受教多年庶可知方今其已矣天道寧論一哭吾私有淚翻盆然我先生與道逍遙爲山爲河以壯 本朝爲日爲星洋溢 中國顧余蒙學亦將何托醴齊炙鷄敢此合奠物薄誠淺庶幾歆焉

龍門書院祭文 院生姜紘鄭又玄趙大德愼誠愼諧林眞忍郭希益林汝梓全孝明

嗚呼慟哉粤惟天地一氣純剛磅礴兩間萬古不亾千逢骨朽此氣則常公挺東陲得之堂堂勿欺而犯所操者方值昏之朝而辟無良公乃辟立扶

國大綱曬彼鬼域莫干其傍長宵日月節薄霜天
松篁匪勁金石匪堅干戈之厄岌岌丙丁天狗蜓
堞霧毒風腥主辱當死實見得是邪議雖呶在公
無愧公責于趾曰其其里西山矗矗東海洋洋公
憤于世脫屣斯兆殄瘁之慟下同胥臺嗚呼哀哉
山嶽在地星斗在天萬世在後百世在前公出不
再不息者氣世道永賴罔墜於地嗚呼生等夙承
謦咳咸仰門墻樑摧安倣兩淚之滂有失于前有
薄蕉黃許紓一歃千古心香

灆溪書院祭文 院主梁㯖姜 有徽林震逸

河嶽之靈金璧之珍應期篤生國有藎臣有道無
道如矢其操一扶彛倫十暑孤島遭逢清化
王曰遄歸出入臺府不忘君違時危志烈丹悃彌
固主辱臣死白刃可蹈煌煌大節質神無愧長我
儒宮式我士類不行阿好迺公素畜唇舌何紛擠
不遺力公爲不聞獨與道遊庶保松筠送老林邸
天胡不憖櫪馬俄驚身騎箕尾氣結雷霆蓍龜忽
焉稽疑何憑棟樑遽摧支厦誰能憂世之志致君
之節戢于一木吾其披髮顧我諸生早陪杖舃不
我愚賤左提右誘沐公恩波冀公遐壽纔踰七旬

豈云稱德慟纏斯文誰扶誰植悲溪蒙學孰依孰恃瑞世異表匡時重器一擲玄牝厚夜雞曙柳車載肅不留不處一杯雙淚九原千秋靈其肯歆誠以爲羞

誠信契祭文 契貞愼諱 劉弘甲

嗚呼哀哉精金美璞不見其瑕者先生之器也霜鶻獨擊貞松拂雪壁立屹屹植脚不動於頹波萬仞之壑者先生之節也軟銕石腸排折檻手貫日月撼海嶽而栢臺千秋秋霜烈烈者先生之筆也則此莫非先生之學有所本而有所養也盖百世

不再出兮伊一生難再得則其亡也不慭之慟云亡之歎上自 宸極下及臺胥翊惟同鄉黨簿金蘭而荷顧眄奉下風於衣塵几席之側者安得不哭之慟而懷之緬也雖然先生之扶植綱常使之國有今日者炳若日星之在乎天也久而愈明其氣節有不與死生而存亡者則其又何悲然則生等之所以噭噭然聲發而涕隨者特出於私也敬藝一瓣蕉荔矢前心香徹幽想紆歆止

士林祭文　趙絅

於乎天地之間至大至剛之氣亘古今而不漓然

而人之生也得之者盖寡其或得之而以直養而
無害者尤寡若先生可謂得至大至剛之氣者非
耶爰自結髮讀詩書六藝之文信道之篤白紛如
也則謂之以直養而無害者卽宣遂萬曆之癸丑
君昏於上柄倒於下惟以閑東朝賊佞夫爲祛患
保國之至計當時之立于朝者雖素稱骨鯁無不
畏其兇焰戰掉悼慄咋舌而辟之先生獨奮筆草
疏累百言謇謇諤諤若赤手拔虎之牙批龍之逆
鱗糜身粉骨會莫之顧而忠勇不衰著盧半載不
足動先生一髮海棘十霜不足嚬先生一眉此則

剛大之氣見乎危亂之邦者也曁遭遇 聖明年
考已大髮種種而皤皤空其埋獄之劍少頓干斗
歷瑰之驥欲歛餘足當官不避遇事輒發視疇昔
有加而凜凜風立臺閣淮南之遷濮廟之議無絡
之和廷議紛拏顛倒是非先生一言之柱人皆動
魄此則剛大之氣見於淸明之朝者也翟爲封豕
長蛇荐食我國魚鱗雜襲於廣南之下外無溫太
眞之投袂內無董安于之治公宮廟堂之所籌畫
惟欲石晉我 君父靖康我 社稷先生之背城
借一寄攻 王舍之策於是乎外焉而不以爲忠

寸膠不能淸橫流之丈渾一木不能支大厦之傾
頹固也車右刎首鄰臣伏劒烈烈皎日乎先生之
腦此則剛大之氣見乎顚沛之日者也古語曰君
父至尊親也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自丙子至于今
凡幾年所卿大夫安於朝士庶人安於野商賈安
於市舉皆媮衣甘食而嬉娛胡先生離兄弟房妻
子塊獨處乎窮山之中惡衣糲食冬夏而朝夕以
糢糊斗血不能卽瞑於圍城爲負罪引慝不敢忘
於須臾此則千百載先生而已矣古之人三十年
終於車上者奚遽不能與之爲徒此則剛大之氣

見乎委靡之時者也嘻戲自始至卒其氣之七十
餘年充塞宇宙不爲威惕不爲利屈成敗利鈍險
阻艱難不少挫焉則其胃與萬物之有生有死者
同歸於盡乎然則先生之卒也吾知栢槨不能斂
其魄重泉不能掩其氣歸之於太空之冥冥其或
爲雷爲霆爲豐隆爲霹靂而洩其憤則神州赤縣
四方萬里之內淨掃犬羊之羶腥其或揚光彩炳
烺長夜則廁近紫微垣天元帝座爲輔弼之星孰
謂先生今也則亡所不見者崢嶸磐宇抑抑威儀
而其不亡者與宇宙長存吾故不爲世俗吊死之

哀以誅先生叙此剛大之氣以爲言先生其不一噓於白天之門耶

又　　　許穆

嗚呼有至大至剛之氣寓於無形塞乎無垠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在人爲君臣父子之懿遇治世而發之則爲大業偉績使萬物得其所遇亂世而發之則利害不能動其心威武不能奪其志守節秉義抗大亂而不懼曩者廢王日殺不辜疏棄親戚王子以幼穉爲忌見殺於是羣臣皆重足而立側目而視懼禍之及已而

莫之敢言先生曰禮君子事君有犯無隱諫以得罪當以大逆論死大臣救之囚之海島三千里覊愁窮辱十年不挫其所守旣以直道光顯矣丙子之亂國家淪喪顛覆將擧國爲臣虜先生慨然曰不可背義而圖存當斬倭臣以徇京中君守禮義爲國死社稷旣三諫書言卒不可用事且無可爲拔佩刀自刎猶生則逃隱溪山歿而不悔嗚呼其義明其志潔其行廉眞可謂得聖人之清所立殆與日月爭光矣信乎有至大至剛之氣寓於無形塞乎無垠在人爲君臣父子之懿見於亂世者如

此然心竊悲松栢後凋無益於歲寒忠臣盡節無
益於世亂徒足悲也徒足悲也

又　　　　　　　　　　　　姜大遂

惟我先生天與純剛人推遺直元氣我東砥柱頹
俗十年炎瘴萬古綱常昌辰報効所養逾章爭光
日月辭罔或異轟炳耳目余不敢贊論執典禮非
識則未誰能不學行輒素位歲在蛇賢悲纏萎哲
吾黨疇依後學何述九原難作再朞奄迫德山崔
巍典刑如昨念余無狀昔者同病奉以周旋山高
行景世故推遷一哭尚遲負負幽明顏有忸怩今

來奠酹情不後人尚歆歡我不昧維神

又　李舒

嗚呼哀哉先生稟純剛正直之氣而生乎叔季之下以扶綱常正倫紀爲己任方其昏亂之朝綱常倒植倫紀滅絶上下危懼大小囁嚅無一人特立而敢言者獨我先生威武臨乎上而不變其操鈇鉞當其前而不動其心前後白簡凛如秋霜堂堂正直之氣烈烈奮發之詞直與日月爭其光而忠言逆耳反以爲讐十載海島千里君門雖在竄逐之中而愛君憂國之誠曷嘗小弛于先生之懷也

耶言雖未施於一世而萬古綱常賴而不墜一脉
倫紀絶而復續者皆是先生之力也其有補於風
教者可勝言哉至於晩年事業益爲彪炳輝映青
史聳動中華如先生忠節求之古人亦難多得眞
所謂間世之人豪洪流之砥柱也如生譾劣早荷
知許晩更逮家情義益隆雖不能源源而相從區
區景仰之忱有同星斗于天豈意今日遽失依歸
自先生逝吾道益孤邦國日瘁爲私慟爲公哭不
禁有淚沾臆也老病在床與死爲鄰一盃永訣尚
代人手祭與不祭余慟尤劇不昧者存庶幾來格

又

曺挺立

嗚呼哀哉公之行如青天白日昭乎明賢愚皆見而奴隷亦覩公之節如泰山喬嶽萃乎高人世幾變而青未了公之言懇切似宣公嚴正似西山激烈似澹菴要皆出於天理人倫之正不爲世人危張文飾以自標榜於餘子公之筆如朱雲之劒子卿之節實爲吾東方三百年正氣之所聚其立朝也垂紳正笏有不可動之威其事君也盡忠補過有不可撓之志其處難之勇則白刃可蹈其信道之篤則千句可移其持身也孝於親悌於兄侃侃

於朋友恂恂於鄉黨及其臨事也迴波瀾沮金石雖謗興毁來而不悔其所爲養之烈烈兮純乎潔也發之仡仡兮確乎堅也剛大之氣有以配義與道而無餒弘毅之質有以任重致遠而無虞信乎夫子所謂殺身成仁之志士曾子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之君子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君德賴以輔而朝綱賴以尊史氏以爲名臣而學者以爲斗極身兼達尊而不以爲重德備羣行而不以爲足昭昭乎如祥麟出世駭俗眼於一顧飄飄乎若威鳳高

皐覽四海而何適積者厚而施不遐身雖否而道
則亨立人紀於旣斁正人心於旣晦由公以後於
千萬年人得以爲人者公之力也則一存一亾豈
不有繫於斯世之重輕嗚呼已乎死而死者公之
身而死不死者公之心質神明貫日月照百世而
奚疑嗚呼曾有君子始知葛川林先生之模範漢
多節士豈非山海曺先生之緖餘况復家風世德
之有自來斯亦得之於禮義詩書嗚呼已乎不佞
知公于始識公于終以臭味之或近而從遊於義
分相與之地者四十年于玆嗚呼已乎昔公之病

吾猶執手而問公之歿吾猶撫棺而哭吾不負公

之庶幾今日之葬公也吾不宅事送公也吾不臨

穴罔圓一官愧古人以忸怩薄寫情而替奠賵身

留而神馳凡今之人孰知我悲

又 朴挺儁

事有人力之可爲猶不可期況於天理之冥冥夫

豈可得而推嗚呼先生生有聞於當世死有傳於

後時苟能如此足矣亦又何悲嗚呼先生器度之

峻整識量之深遠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其充於道

德見於論議森然謹嚴人不敢涯際之窺望之如

山嶽之崔嵬察之如江河之浩汗爛爛如日星之光輝嗚呼自先生仕宦餘三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嶔崎雖遭迍邅謫困躓而終不可掩者以公議之是非既歷而復起遂顯于時正大剛毅之節自少至老終始無虧方其天地翻覆國事已去之後使夷狄亦知臨亂之日猶有不欺之臣而以一身任百年之倫彝其庶乎烈魄英魂不隨異物遊散而長在乎西山之上東海之湄惟彼讒巧險詖之輩隨時俯仰詬誣百車固先生之所嗤而有識之人所痛骨而惡聞知此天下之士無賢不肖

識與不識而皆爲之流涕而噓唏而況乎昔追陪仍世受知又兼師資所嚮仰而瞻倚嗚呼盛衰生死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沒世不忘者念先生之不可復覩而其誰與歸

又　黃斗興

惟先生之歿上自卿大夫下及蚩氓蠢夫莫不咨嗟歎息曰貞忠大節世不復有如鄭先生者今玆焉歿矣邦國誰依士林誰恃君子誰仰止小人誰忌憚嗟哉已矣嗟哉已矣抑予小子其諸異乎人之痛而亦不暇於斯焉念昔小子在湖之西實自

甫齠齔而聞先生之風矣以為安得一見其人以
淺子懷此心瑩然蓋無日而不往來也粤在戊寅
何幸寄贅仙鄉得以姓名一通於門下乃辱不鄙
進之床下而飮食之又因而教之曰吾子勉之道
在斯矣惟時小子實荷大惠恍若襲芝蘭而佩衡
杜庶幾可以補其過彌其愆亦意繼此而益承大
君子道德之餘緒心焉有得不啻獲大呂九鼎而
載而歸也但其時先生方病在堂風神氣華已多
衰耗未周一歲遽爾不淑乃使我只一見而不得
再也哀彼蒼天何奪之速小子不覺失聲而長號

呼天而痛哭固不暇悲邦國而吊士林慶羣小而
傷善類也嗚呼痛哉顧予小子將安仰而安適猶
記昔日床下之言尚爾琅琅乎在耳其亦奉以周
旋無敢墜焉庶幾不負吾先生之心也伏惟 英
靈陟降上下尚或有以聽之

又　鄭弘緒

嗚呼慟哉先生禀山嶽磅礴之氣遵家庭詩禮之
訓剛方正直之性賦於天者旣厚矣堅確不移之
操得於已者又優焉唯其體段惇大顚撲不落故
自幼至老在彼人敬之在此人重之屹屹然爲頹

波之砥柱士林之根柢可以梁百尺之觀可以航
千仞之淵至於做學攻文之際孜孜無怠進進不
已以就其泓涵宏博之詞翰者迹其遠大之志不
徒以決科立揚爲務而汲汲以幼學壯行爲期故
其立朝也以趍時附勢爲人間之羞耻以引君當
道爲身上之責任洎乎天地否隔綱常斁絕向之
貪功盜名憑杜媢竈以招一國之權柄取一時之
膴仕者莫不畏首畏尾低眷含喙淪胥以入於夷
獸鬼魅之域而不自知方且自以爲得計于斯時
也挺然抗疏直批逆鱗雷霆在上而無所變鈇鉞

在前而無所懼危言讜論開卷讀之至今凛凛猶吹霜雪使人髮竪膚粟而不敢迫視者盖公獨也然則十年竄海之囚乃公之素定而外有以扶植民彜内有以充養所守則公所當爲者豈止於此乎將以補 明主而稗新化使袞職罔愆鵷班肅穆以鑄馨香之至治者皆自履險竪熟中出來而淮陽之卧分陜之寄遑補闕拾遺之願薇垣之長栢府之都有一曝十寒之歎以至知申之蹔入旋出天官之纔踐亞席未足以慰都人加額之望而遭世罔極一木支厦未春腦而遂志終掛冠而行

遯天耶人耶抑何理歟盖公之大節至是再彰於
宇宙則天之王戌我公者可知而捿丘寂寞之濱
抱疴危綴之中愛君憂國至誠惻怛之意神明可
質辰巳告凶哲人其萎存順歿寧在公何恨而謇
謇諤諤之昌言不可得而復聞矣如珪如璧之正
色不可得而復見矣邦國殄瘁誰其活之士趨頗
僻誰其正之赤子殿屎誰其庇之溪山大澤陰慝
交作鰌鱔狐狸東西隳突之怪若何而消伏乎嗚
呼慟哉悠悠海內降衷同得者聞公之喪孰不巷
哭相弔而顧我私恫倍有萬焉以居則無異鄉閭

以戚則分派非遠以年則長我二歲泥塗托契爲日盖久雲路先登得御且㜸嚴憚切磋之益若飲程醪惠好顏色之假叨逢鄭驛欽仰德宇幾潛消其鄙吝發舒故情時或雜以善謔病裏把筆旣責先子之碣山中覃思又許文獻之碑感均明幽拜賜靡極相距數舍豈難源源而跂履不足自詒乖闊去歲之冬聞公遘疾今年春暮始候湯藥執手長嗟言微意重渥丹容采雖減什九星眸精力尚覺無人謂愷悌之神扶胡竟嗇乎天佑雖然公之精靈上昇則騎箕尾扶風霆下降則爲江河作喬

嶽湲不與數竆而化者淪没而無徵也吾又何悲
嗚呼慟哉數行残墨諄複宋讀書留壁間人已泉
下白首斯世孤蹤如客入耳觸目酸骨傷心南面
之樂姜公先得亂離瘼矣憐我猶視嗚呼慟哉靈
辰不留柳車將發九原載邇百身莫贖隻鷄漬綿
寸誠攸寓不昧者存庶幾右止

又　　侍教生宋　翊

嗚呼大賢之生盖亦不數儲精日星孕靈河嶽厥
惟孔艱是以殊邈嗚呼先生曠世一出純剛之氣
正直之質有充其容有確其守富貴貧賤不易其

操死生榮辱惟義與比粤在昏朝綱常墜地逢迎
好爵敢言斧鑕人倫誰恤天理已滅是時先生奮
然獨立抗疏天門言甚切直十年瘴海鬢髮盡白
可困者身難奪者節　聖明撥亂天日重明新政
之初首起先生都俞一堂魚水相得遇災盡言隨
事納約瀝血披肝幾輸丹誠邦運不幸歲値丙丁
一髮孤城　天步艱難廟堂得策　宗社再安先
生守正義不見屈腹劒不死正氣愈烈退歸田墅
謝絶人間萬壘雲山一室安間大明天地崇禎日
月今其已矣節義誰托朝家無祿士林靡依徒友

紛集窀穸告期新阡已卜古隧風悲嗚呼先生無
復來息一杯痛哭萬古長辭

又　　　　　　　　侍教生林真怤

嗚呼先生之生夫豈偶爾禀天地純剛之德鍾河
嶽淸淑之精弱不好弄志專文學盖其緖餘父子
之道君臣之義夙耳聞於家庭付畀責重豈不欲
扶顚持危道由我立亦安能枉己徇人身任綱常
去國之孤舟出沒手擎天日嬰城之義膽輪囷悵
餘生之何歸有猿山之西阿破床弊席僅容膝柴
扉長掩雲沉月落萬籟寂山鬼護呵燒香靜坐收

拾五十年精神披卷精思領略三千載脈絡邦家倚以爲重有虎豹在山之勢儒林忽焉不幸奈恭華其頹之亟鸞鳳之姿金玉之相霜月之襟今不得以再覩松栢之操正直之氣光明之詞世孰能其彷佛忠孝大節與日月爭光兒童誦于口太史書諸冊是所謂不朽者存孰不曰死而不死鄉失蓍龜邦喪元老公私之慟曷有窮已嗚呼哀哉旣同鄉而同鼓又同業而同志陪杖屨而襲蘭蕙四十年之情義空山此日獨立而長懷撫平生而沾臆物雖薄而誠勤覬英靈之來格

又 門人 鄭絅 鄭約 鄭承業 鄭昌慶 鄭崑端 權得平

天挺吾東間世人物居家孝友事君忠節斯文宗匠國家柱石心恥帝秦誓復 皇明斷斷一心皎如日星博愛門族提撕後學天耶命耶門祚衰薄吾黨小子嗚呼安適盈廷者誠薦此菲薄

又 門人鄭 緈

嗚呼哀哉受天地純剛之正氣以直養而配義與道稟四時中和之粹德以學問而窮理至善平生事業已成幼年居家則愉色婉容而孝於親和樂且湛而敬兄友弟先府君先生病劇拜跪祝天請

以身代母夫人疾甚嘗矢甘苦凡祭祀之時必齋戒沐浴以盡如在之誠居處恭言忠信行篤敬誠正修齊之道自然成就而以至事君則移孝爲忠引君當道犯而不欺扶植綱常以叙彝倫十年海島一髮孤城忠義動天節義感人白刃可蹈千乘可移殺身成仁不可奪之節凛凛乎疏劉中處鄉則恂恂於鄉少侃侃於朋友無失於貴賤不動於貧富博愛親族散財必賑聞人有喪匍匐必救此無非信道之篤而特一事可略之何敢形容其盛德也天不喪文吾道其東濂洛程朱之學先生學

之寒蠹晦退之業先生業之立人紀正人心於旣
毀之日國人重之士林仰之崇德象賢而爲百世
師儒同俎豆於先正之列不顯其光於萬斯年余
自髫齔受業於先生先生以兄弟之分義待之余
則猶以師生之分義尊之不離於門庭之下而悅
而不學者不知其幾十年矣國有喪亂之後先生
退藏其里心耻帝秦志切尊周一區其里崇禎日
月柴扉長掩案上朱書謝絶人間俗士猶稀余拜
床下則掩卷笑談終日而退天何不慭恭山其頹
邦國殄瘁吾徒疇依天理難諶草木增悲忍隔儀

形已至再朞今扶病敬奠此一杯洋洋者魂陟降
者靈其庶幾右之

又　門人尹溪林 汝梅鄭岐鳳

嗚呼惟我先生禀三光之全鍾五嶽之粹夷清而
惠和玉潤而金精居家孝友在朝盡忠一叫閶闔
振萬古之綱常而是非訛誤路千里之滄溟則孔
生之忠孝聳動乎當時之聾瞽而先生之節義明
炳乎百代之天地矣南漢事誤主辱極矣玉貌城
中慷慨不已審取捨於熊魚期孔孟之仁義視死
如歸伏劍自凌天地鬼神竟所扶持而四劉之忠

言正論能動　聖主之心死權奸之膽則朱雲折檻風斯下矣胡銓一封無或過之垍來于鄉憂國之心愛君之誠未嘗一日忘于懷而時移事易志切蹈海考槃在澗誅茅於某里之洞守尼父遯世无悶之誨則其視世上慕利祿者豈特衆芻之於梅秀羣雞之於鶴立乎噫先生存歿國以輕重而彼蒼難諶萬丈之光焰倏以乘箕泰山之頹悲纏遐邇柱石之摧痛徹　宸極豈邦國之殄瘁抑士林之長慟等以畫虎之資雕虫之技謬被千金之顧幸窺數仞之墻旣哲萎而樑摧將安依而安倣

宇宙寥寥脩夜沉沉今者靈輀旣駕丹旐啓塗痛明幽之永隔秉紼翣而長吁塵埋講席無復摳衣而受業江干奠爵不知隕涕之盈襟

又　　尹思勛

嗚呼天柱已折吾何寄附日月雖晦一氣萬古嗚呼慟哭天地歲暮

又　　曺挺生

嗚呼哀哉山高德裕水清猿鶴鍾生夫子地靈之傑正氣亘天大節貫日抗章昏朝倫紀賴全矢死孤城忠義動天天下之士社稷之臣天耶命耶生

之不辰德不盡布志不大伸回首乾坤滿目腥塵
草舍溪山大明日月天未欲治何奪之速邦國殄
瘁二彼滅絶而今而後吾其披髮生也無狀早荷
知遇出入函文義重師友頃在京洛卧訃遠傳身
縻遊宦吊不入先今也南歸一抔新阡秖有大名
宇宙綱常擧世衣冠奔走瀋陽公獨全歸夫我何
傷光陰遄邁倏爾初祥辭不盡情有淚滂滂

又　　門人鄭時修

前以五十六字詩哭之復以五百餘言文哭之而
學文之卓有高見孝悌之質于神明者將以待別

科不言粗述立朝大節平生所景仰而起慕者以
告于先生之靈曰鄒聖說氣而惟曰配義與道晦
老論陽而亦惟曰必剛必明所以直養無害則至
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而自然之理終不假安排
勉強之力矣然則逄干之直節伯夷之叩馬魯連
之蹈海澹庵之封疏雖有純駁分數之不同均乎
剛明之質道義之發也先生見世也晚四十後始
立于 朝若遇賢明之主清平之世則不過爲奇
氣疏節恢廓倜儻之人而同歸於汲黯唐介之流
而已而止則其能上下於二三子之列擔當三百

年綱常乎嗚呼君暗於上所以有甲寅之封事華
論於夷所以有丙子之仗義其餘倫紀之所扶植
彜常之所論辨義形于色終始不渝者亦無非遭
時之不淑而不得已見於奮發感慨之間刀鉅鼎
鑊有所不避出萬死之計犯人主之怒者亦豈先
生之所期乎然而蹈而復奮死而不悔者是固天
分之自得而吾東方數千里山河一種剛大之氣
獨鍾於先生者可知已惟其平日不詭隨不苟合
光明公正堂堂磊落無一毫纖芥可疑者故利害
禍福無足以攖其心而生死路頭已有一定之見

不撓不沮力量如許其大也於乎人孰不讀聖賢書以古人自期一出而失本步狼狽而歸焉者多矣公今獨全其所性人或有善初而不能善終者公今處大變臨大難凜凜大義如秋霜烈日卓卓而較著勿欺犯三字符果是平生之大節俯仰無怍之一語真所謂究竟法也公今與化俱盡與形俱逝而吾猶彷彿見公之騎鳳馭氣鞭雷霆叱星辰遨遊乎首陽之巓出入於東海之濱矣烈烈壯氣長使吾東方之人物激仰於千萬億乎噫日月經天光彩常鮮下臨萬國北辰懸中央則顧先生

陟降而左右之亙不替萬萬古

又　門生朴旲

嗚呼天以綱常全付先生自任者重直道而行君臣父子大倫大經不墜于癸焉熄于丁鵠立兩朝前後一節轟天烈雷長夜日月邈邇瞻仰士林矜式竭力致身雖未吾必況我先生終始典學入胡罔極是非間起何傷雲日吠者犬耳昔我先君稱先生曰貞忠大節我朝之一小子何知秖奉庭誨披霧清闢歲在乙亥自是厥後累承謦咳大徃之後亙謁門軒問我嚴侍寒暑而言各挹疾病久未

源源相息不忘衰世心事未死更見辭意懇至歸
告庭闈則將往候德星未聚天道寧究風雨孤山
枯魚啣索未稼德榕先生繼歿言猶在耳五内如
割哀疚在躬尚邊一哭今始奠酌情豈不足德山
峩峩先生之節德水洋洋先生之風不亾者存曷
云長終單杯一慟萬古心情庶幾格思鑒此微誠

又　蔣文益

伏以凡天下弔者不一其義或以親戚之恩或以
交契之情此弔之常也亦有異世而相弔者蓋惜
其人之道義弔其人之道義也則雖非親戚之恩

交契之情亦可吊也異世而相吊况生并一世乎此小子之所以吊也遂詞以哀之曰惟我先生挺此南紀特立宇宙獨行其志扶植彝倫踐履高義白日揭天清風振地著龜一代師表千祀猗歟廬譽流溢遐邇小子慕義涉三百里一杯敬奠庶格誠意

又 門生金益堅 全尚儉

嗚呼哀哉日光玉潔海涵山立絶學梯航邦家柱石身兼三達足躡五福大業叅究濠泗何極嗚呼哀哉剛方正大禀於陽德篤學實踐出自庭則忠

誠職事孝友天得胡付之兇而以時躓嗚呼哀哉
朱雲之劒北海之節一筆綱常萬古日月由我者
吾不我者天斯言一出内若焚覔嗚呼哀哉德山
巖巖德水瀰瀰庶幾仰止天不憖遺人之無祿吾
道亦熄日月韜光天地改色嗚呼哀哉 聖上震
悼哀我直臣伻官臨哭贈奠禮殷良史維傳大筆
維刻四方維吊況余來學嗚呼哀哉少不如人登
門奉經恩波函丈涵泳同星故事盡在淸風躅爾
瞻容莫及報德何地嗚呼哀哉九原誰作窀穸告
期山哀樹思雲慘風悲拊膺長慟長慟如何伊奠

之菲而誠孔邪

又　　　　　　　　　　　　　　趙重呂

天迄于崩而柱獨存中流而屹弗汩以奔猶撑於癸肯隨于丙不貳而一惟素之秉生旣非欲死奚以戚彜揭於斁綱以之植純剛至大緊氣之塞天下一人亘古特立不空其言亶施乎事維士之式盍睆而柅所貴乎學匪斯而何在公自如何損何加日月之臨鬼神之質奚言之多大呼而哭

又　　　　　　　　　　　　門生鄭必達

嗚呼天地之間有一氣焉上焉爲三光下焉爲嶽

瀆散而爲物也爲金玉爲圭璧爲麟鳳龜龍松桂
栴梓是氣也行乎世則爲休明不行則爲衰否行
則爲諸夏爲人不行則爲夷狄爲禽獸雖然從古
迄今宇宙不知幾變而所謂是氣者巋若與之俱
變而於其際也天必篤生一瑰偉命世之人把握
扶持是氣於不變之地使人不至於禽獸諸夏不
至於夷狄上之人猶有所恃賴憑依以爲之國求
之於古若北海西山東國燕臺之流皆其人也玆
我小中華正氣之行三百年于今矣而若我先生
者所謂把握扶持是氣之人非耶洪惟先生受是

氣於天備是氣於身踐履於平昔者皆是氣之發
發揮於事業者皆是氣之充其立朝之節歷敭之
詳有非小子後生所可殫見而形容之備矣若其
儉德自持而爵祿不能屈忠言無諱而威武不能
奪垂紳正笏而金華栢署宗主之有屬虎伏龍蟠
而章甫縫掖瞻仰之攸歸及夫明大義於我所當
爲之時樹大節於人不敢爲之地使君臣父子之
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彜者揭然大懸於
世義夫節婦有所標表而益堅賊子亂臣有所觀
望而羞愧嗚呼雷霆猶有伏烈乎先生之氣終不

可遏山嶽猶有隤烈乎先生之氣終不可挫昌黎所謂特立獨行千萬世一人之人在先生素爲有餘而曾子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之君子亦可謂全盡而無憾矣雖然此特我先生平生期待之餘見於行事者之彰明較著人可得聞者也此何足以盡先生之大哉先生天品直方辦局宏大神彩磊落志意慷慨視世之屑屑者不啻若涕唾翛然獨與道行卓然獨與義立千句氣力萬丈光焰足以聳動風節扶植宇宙而及其養深積感愈出無窮流轉日用之間無非靜虛動直之妙人

之視之但見其嶄然不可幾及而已若槩其實行之有於身者則其居家也事親止於孝兄弟止於愛祭祀止於敬其與人也暄然冬日之温其臨事也厲然春雷之發其從義也洪瀾赴壑而不可禦其彈惡也一劒斷蛇而不可續其應學也直援諸懷而加之以不倦其吐辭也直出於己而凛然有誥體蓋其所禀於天者至大至正之氣是其剛健純粹篤實光輝者固已前定不竆而其於進德修業亦無俟於勉强矣何其偉哉嗚呼世之知先生者旣鮮而其自謂知之者不過曰一介忠節之士

而已卒之落落者不能合嶢嶢者不能全大則大而狼狽小則小而狼狽麄拳大踢到底無着手處使環海蒼生不被我先生之澤者天乎人乎世道不辜歟嗚呼先生萬事已矣尚何爲哉止乎行乎變乎已乎蕩而爲昭昭乎融而爲渟峙乎泄而爲神寶瑰奇乎將復爲君子以見世之休明乎不然是滋滋者終不可信乎生先生之後者將不復而夷乎不人而獸乎嗚呼藐我小生旣慟爲斯世復慟爲斯文捐百身之思傾東海之淚有不足以盡者故遂不暇及吾私

又

朴震考

嘗聞韓子之言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人之處於世信乎其至難苟非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則何能特立而不倚於俗獨行而不混於衆乎先生以天挺英豪之資禀純剛至正之氣才超乎古人行出乎當世以言其操節則秋霜也烈日也以言其襟懷則皓月也淸冰也一毫塵世之念未嘗萠于胸中而其所佩服於身上者惟玆義理之訓明於性分之內審於取舍之機謂忠孝

本無二致而盡生三事一之道知熊魚不可得兼而有白刃可蹈之志此乃先生節行之大略其德業之發於施爲者巍乎煥乎有不可得以言語形容者矣固非後生末學所能窺測其萬一而姑就其青天於奴隷白日於宇宙者而言之則在先生筮仕之初國運之中否極矣君子之道消甚矣揚揚於內庭外衢者無非滅義之人聒聒乎彼唱此和者盡是敗常之議彝倫將斁三綱幾墜舉一世淪於禽獸之域而人莫敢救正先生獨持風裁鶚立朝端以格君心熄邪說爲已憂扶綱常立人紀

爲已任作砥柱於奔波之中而回旣倒之狂瀾嗚
孤鳳於高岡之上而驚滿林之昏鴉使我一國之
人爲父子者定此則先生之特立獨行而不顧者
也及其遭逢　聖明際會風雲懷伊尹不能堯舜
之耻而致王臣匪躬之節效孟子不敢以陳之義
而盡納約自牖之誠展布所學不負初心而凜凜
貞操實表歲寒之日烈烈貞忠彌著板蕩之際此
則先生之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先生旣有此內
美又有此姱節以余觀於先生豈但爲吾東方未
有之人豪哉試以古人之所嘗論說者而擬之則

子曾子所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豈非先生之謂也耶先生生
於隆慶己巳歿於崇禎辛巳先生之生於世七十
有三年人之待先生以柱石之位者莫不悶其衰
恨其邅而神明扶護幸得全於危難之間或者皇
天其亦有意於斯世又莫不冀其復出股肱乎
聖上耳目乎斯民挽回世道復我邦家歲會龍蛇
樑木斯摧豈意邦國之不幸生民之無祿而終不
能保我先生哉嗚呼先生之在世也國有人士有
師而其有功於名教大矣今其已矣　家職之有

闕其孰能補之風教之不淑其孰能正之將見綱紀頽弛而大義淪人心貿貿而天理滅矣其於爲時之怳誠不禁其悲痛而以至堂堂之論落落之標終不得更接於此生其爲爲私之哭又何可以紀極也哉嗚呼日月流邁再朞已迫來拜喬封宿草心驚單杯薄奠豈盡哀慕之情詞以爲侑以冀降臨而已

又 門人全時暘時叙

嗚呼善化天下者止於盡天下之道而已善化一國者止於盡一國之道而已國有君臣先生君臣

之國有父子先生父子之則先生其眞盡一國之道乎嗚呼善養天地之氣者止於盡天地之氣而已善養吾身之氣者止於盡吾身之氣而已天地有是氣先生得之於身而無虧欠則先生其眞盡天地之氣乎嗚呼有是氣有是道者前千古後千載雖或有及於先生者而亦莫有過於先生者則先生存歿有關乎時之盛衰國之隆替也豈可以吾一鄕區區之私爲先生慟也嗚呼純粹心得者先生之德也先行後從者先生之言也而有若無實若虛惟務爲己之學不爲求知之行故人莫得

窺其涯岸而取學於已徒知先生之德行之兼備
而不知所以德行也徒知先生之語默之爲教而
不知所以語默也然則出入乎先生之門者空乎
不得先生之學而終爲一鄕人而已也嗚呼民其
溺矣果誰援乎山其頹矣復安仰乎先生之處鄕
也無大無小待之惟句而皆得其歡心則先生之
歸終也豈不惓惓乎吾一鄕人而鑑此微誠也聊
備薄具冀我先生之一歆靈其不昧庶幾來格

又　　　　　　侍教生李惟銓

嗚呼哀哉惟我先生間世人英純剛其氣金玉其

精惟忠惟孝本乎天性曰仁曰義學我先聖忘身
殉國見危致命歲寒之節疾風之勁堂堂大義棟
樑宇宙凜凜貞忠日月今古謂天假年以濟斯時
那知一夕諫星遽墜立紀扶綱更有何人浩浩此
世吾道其湮昔我先君早托金蘭追隨當日吐心
披肝肆余小子久仰德儀夤緣獲拜十年于玆期
以生平永侍函丈今其已矣余將安倣單辭薄奠
詎盡滚情惟冀尊靈降鑑微誠

又　曺時亮

嗚呼昭乎天日星列峙乎地山嶽峯盈兩間此一

氣壯本朝君子以一封奏西山直二者擇東海節
遯求志窮見義文在玆道不墜天欲喪木稼怕生
天下先天下乘箕尾朝　列聖就窀穸目不瞑單
杯斟如平生靈不昧尚歆誠

又　門生尹衡聖

嗚呼哀哉天之將喪斯文耶吾先生胡然至於斯
也天地間純剛至正之氣於是焉傾摧頹折舉一
世泯泯棼棼將不免爲獸爲禽則先生之亡曷爲
而不使我失聲長號也嗚呼太史氏大書特書褒
揚大君子事業垂耀千百載流傳則固無容小子

贅說而世之論先生者咸曰直節噫直節之外夫
豈有別件底道先生所着力惟在夫眞實踐地而
踐履篤行又以孝悌忠信爲本則夫孰知先生直
節從這裏流出也天若相我斯文不使吾先生坎
壈而發揮師門展盡理義上工夫則造詣之醇契
悟之深其可量也惜乎時不遇才不彰未有以大
闡只以直節鳴也雖然先生事業奚獨直節以一
身而撑柱我東方三百載綱常孤忠正氣森嚴與
秋霜烈日爭光而所守者確所執者毅招之不來
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偉哉先生其

有社稷臣之風而措之圃隱可與之上下磨光也
嗚呼資禀甚高克養有道少受學於家庭慕道希
賢每想古人風節慨然有激揚之志應擧登朝砥
礪名節危言正色直欲以隻手正人紀扶世道而
復遭時齟齬忠君愛國之心白首不渝鶚立朝端
遇事敢言晩節退居憂世之念蓋未嘗小挫而每
念王室自然流涕忠誠惻怛出於天性而然也若
乃胸懷坦夷洞徹無間飮人以德罔覺其醉陶然
自適人莫窺其涯涘極其德美有不可以言語形
容雖若放曠不事修飾爲者而然其自律也甚嚴

恩篤於兄弟化行於鄉黨雖小人趨向之異者不敢不稱先生以君子人也至於孝友絕人而勉勵如不及恬澹寡慾而持守不自懈盡言納忠而不爲訐秉義餙躬而不爲介是則古之人尚或難能而吾先生未肯以自大也盖有得於庭訓者深而學力之充完者有以使然而亦非有以強之也嗚呼已矣貞忠大節卓行高範尚安得復見吾先生也臯比一撤舊廬無人寒溪冷日故跡荒凉流風餘韻聳動興起至使過客遊士俛仰荒山皆有懦立頑廉之志則立立峯巒空與金烏高標百代交

暎嗚呼至哉小子南來出入門下今五載矣不我
外視嘗蒙一言奬許春堂秋夜時陪杖屨勉勵警
策恩猶子侄其於持身之道涉世之方頻荷誨諭
之諄諄嗚呼哀哉靈辰不淹大葬有期佳城一閉
明幽永隔彷彿謦咳猶在夢寐一杯薦誠情溢淚
漲長號抑塞天地茫茫不識先生其克記我舊日
門生也耶嗚呼哀哉皆誦離騷舉吾先生之觴兮
今奉薄具酹吾先生之堂兮奚獨哭吾之私盖以
爲天下傷兮嗚呼先生倘肯來享我椒漿兮

又　沈日三

嗚呼哀哉純剛一氣磅礴萬古先生受之壁立東
土器局洪毅海濶嶽屹胸襟洞澈冰清玉潔更加
磋切詩禮家庭良玉露質虬光發硎奄爲人宗北
斗聲名褒善一命九天恩澤俄登金榜鵠立鵷列
五嶽可動一心難屈昏朝正論秋霜烈日危城抗
章春秋鈇鉞年老力弱手板焉用已矣時事鐵馬
縱橫回首人間空拳長吁一縷餘生何黨之乎瞻
彼德裕山色不異爰得我所知止而止翠松庭畔
天月獨皎年號止斯異曆忍披花開葉落只驗時
移東窓雲暗北嶽霜潔山中乾坤大明日月天寒

風意獨倚脩脩竹明時國士清世全人照世明鏡衎
俟良辰憂時一疾遽至易簀斯文疇依吾道何托
嗚呼哀哉先生雖逝道豈墜地堂堂直氣聳動瞻
視洪賢斧鑕素心愈厲金相龍彎高義彌篤昭揭
人倫凜凜雪日萬里松山士龍立節一葉秋風昇
明遠跡蚩蚩者氓有如忠赤是孰使之先生之力
世何罔極加以不遜訾謷牙頰怒濤驚噴其在先
生有何加損顧余無狀早逢祚薄疾病纏綿長在
醫藥徒勤景仰末由拜床幸得一奉旡悶之堂剛
明之質正大之器粲然之言粹然之儀以予觀之

天下一人將擬執贄願承淸塵今也則亡痛矣無及遲遲一哭再期已迫宿草今日悲愧交作是歸誠薄曷云慕切龍門之下江水晶晶列于前賢永垂厥聲謹具菲薄敢告微忱不昧惟神尚祈鑑臨

又　　門下生朴鳴震

嗚呼慟哉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化生萬物而萬物生生生生之中惟人也最得其靈最靈之中惟能集義而養氣者能不以死生窮達易其心而眞可謂大丈夫矣盖有是義斯有是氣有是氣斯其不爲利疚不爲威惕若然者不懼於刀鋸鈇鉞鼎鑊

之嚴不屈於王公之貴晉楚之富賁育之勇信乎
孟子之言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
曾子之言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矣昔者
龍逢戮比干剖鄂侯脯夷齊餓於首陽文山死於
燕獄凡此數子者豈不知好生惡死而樂就其脯
剖與餓死哉惟能集義養氣而不奪於脯剖餓死
者矣先生生丁不辰運値百六 國祚否矣王室
燬矣頑者恩夷母子同氣相煎三綱五常之道於
是乎斁而先生奮不顧身忠犯主怒抗義封章昭
揭日星及夫白登久暈邦夷師僭禮樂文物之盛

於是乎淪而先生捐軀就義視死如歸衣帶一贊聳動華夷此皆先生集義養氣之力有以致之而當是時也微先生一人則三百六十州東方盖寂然矣嗚呼慟哉狂瀾隻手大厦一木欲扶綱常而不能扶於前欲植倫紀而不能植於後置此世於不可爲之地而莫之能拯救其萬一則天之降先生果何意耶雖然使一世之人知有所謂三綱五常之道君臣父子之倫者而雖其不能扶不能植不能拯救於一時而將扶將植將拯救於後來則天之降先生豈偶然哉噫世之人平居則食君衣

君遇難則念君戴讐至以斥和開釁咎怨我先生吠雪吠日何傷於雪日哉皇天后土實所鑑臨國乘來世亦自有能辨之者矣昔我先祖父與先生有舊以此夤緣出入蒙幸於門下盖有年所矣今先生歿無所庇仰嗚呼曷歸幾不欲生物雖菲薄誠實可歆

桐溪先生續集卷之二